

金鷹擎天錄系列

蕭瑟
武俠
精品
系列

太白
文艺
出版
社

巨劍回龍

中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8

(2)

龍回劍巨

中

金鷹擎天錄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冤家路窄	(317)
第十八章	金刚不动	(328)
第十九章	辟火神珠	(351)
第二十章	波谲云诡	(365)
第二十一章	千里独行	(385)
第二十二章	回龙定岳	(405)
第二十三章	岷山五虎	(425)
第二十四章	芒山双凶	(445)
第二十五章	白眉仙翁	(466)
第二十六章	风雷战冰	(484)
第二十七章	巧入虎穴	(505)
第二十八章	箭炮齐飞	(525)
第二十九章	歃盟大典	(546)
第三十章	战火蔓延	(563)
第三十一章	智毁藏春	(587)
第三十二章	夜窜王府	(607)

第十七章 冤家路窄

“轰隆……”

一声山崩地裂似的巨响，突地震动着四周，整座大厅的屋顶掀了开去，硝飞瓦扬，墙壁裂开一个大洞，“哗啦啦”声中，砖石焦木倒了下来。

巨灵神桑伟惊嚷道：“雷火霹雳！这是雷火霹雳！”

“雷火霹雳！”

“哈哈哈哈哈！”

火云尊者狂妄地大笑着，他眼望着烈火熊熊的大厅，大声喊道：“烧吧！烧吧！火云辉耀，日星黯色，让一切烧个干净……”

他那狰狞的面目在火光映照下，更是狰狞无比，咧开的大嘴里，白森森的牙齿好像烈火似的要将一切都吞噬……

他站在那儿狂笑着，火红的大袍与鲜红的血液，火红的焰花，以及火红的云，使得这一切都是红……

黎雯尖声喊道：“剑平……”

她要往火云里冲去，却被金翅大鹏拉住，他说道：“姑娘，掌座不会有危险的，他不是夭折之相，现在可能往另一边跳出去……”

黎雯闻言，一想也有道理，她身子一转便往另一窗口跃去。

金翅大鹏见黎雯已被自己哄得往屋后查看去了，他一拉银翅大鹏道：“我们将那老怪物缠住，拼了老命也要给掌座报仇！”

他们双臂一搭，双方真气互相沟通，金银双掌运出，一片刺耳

的啸声里，两股雄浑的掌飙似排山倒海地撞将过来。

火云尊者狂笑一声喝道：“杀不死的混蛋！将命拿来吧！”

他大袖一拂，炙然的“赤焰掌”力，自袖底兜起，舒卷而去。

“啪……”

他的身子摇晃一下，双脚深陷地下，有着两个约三寸的脚印。

金翅大鹏的手掌一推一托，将对方掌上传来的力道往银翅大鹏撞去，正好碰到银翅大鹏也以同样的手法将掌力往这边撞来，两股力道一触之下，便已消失无形。

他们因为认定陆剑平已在对方的火药暗器“雷火霹雳”下死去，所以这下势同拼命，将两人三十年来修成的“和合互济”的独门互相借力之法施出，用“天地之桥”搭成的桥梁，使得两人内力合在一起，共同发招，以达真力互相调合的地步。

所以他们的修为虽较火云尊者浅，但是这下因为对方真力已经耗损不少，故他们反而略占上风。

金翅大鹏一振，右手“金沙掌”连翻劈出，金光闪闪里一连攻出八掌，而银翅大鹏也是一连挥出八掌，奇正相生，正反互易，劲风如狂涛澎湃，绵绵涌出，异声啸叫里，顿时把火云尊者逼退三步。

火云尊者适才被陆剑平以诡奇谲绝的“烈日剑法”将眼目罩住而致受了伤，鲜血流出不少，所以这下被两人联手一逼，竟然无法抵住。

他暴戾成性，出道数十年鲜逢敌手，竟吃瘪在金银沙掌联手合攻之下，不禁激起凶性，头发根根竖立，目闪凶光，如受伤的野兽，拼力拍出双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起处，狂飙齐飞……

金翅大鹏目光一接触到对方，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他巨掌一挥，却挡不住对方掌上那股沉重的力道，急忙大声喝道：“珏弟！他疯了，注意一点。”

他们联手之下，凝神一志，一心要为掌座报仇，亦含愤出击，全力应付。

刹那之间，劲风四射，砰砰之声，不绝于耳，震得四壁尘土飞扬，栋梁格格作响。

火云尊者以受伤之身，作困兽之斗，他在疯狂的状态下，招招尽出十二成劲力，金银护法虽然以“天地之桥”联手应付，但一时也被迫得直往后退，眼见就要挡不住对方这阵狂风暴雨的猛攻狠打，而退到正在燃烧的火焰堆里。

且说黎雯绕至大厅后面，连声叫道：“剑平，剑平……”

大个子正泪下如珠接口道：“他被火云尊者的‘雷火霹雳’炸死了，哇！小小子呀！你好苦命……”

他咧开血盆大口号啕大哭起来，一颗颗的泪珠滚滚而下，流在他的脸上，他也没有擦一下。

黎雯一听，不禁也泪下如雨，接着恨声说道：“走！我们为他报仇去！”

桑伟立即拿起擎天棒”飞奔而去，大声嚷道：“火云尊者老小子，拿命来！”

黎雯心如刀割飞快地往前跃去，她绕着屋子转了一圈，发觉整个归云庄里竟然是一片寂静，未见到一个人影。

耳边响起的是火焰“哗剥”的声响，以及浓浓黑烟随风吹拂过来。

竟然连红巾十八骑的任何一个都没看见，也没见到那个狡猾的妙手时迁。

她忐忑地转了半圈，眼睛却似乎被黑烟蒙住了似的，除了火光之外，什么都没见到……

倏地——

一丝冷酷的奸笑自她身后发出，她悚然一惊，玉箫一引，一溜白光已将她身子护住，她一个旋身，有如阵风似地回过头来。

她目光一触地上，两眼倏地大张，一股恐怖的神色自她眼中露

出。

敢情此时地上倒着一大堆尸体，殷红的血液在地上扩成一大片……

她跃了过去，眼见那些尸首尽是跟随陆剑平的红巾十八骑的，确，一共是十八具尸首。

她惊得叫了起来，但是就在这声惊叫里，一个冷酷阴险的笑声又从她身后传来，一直撞进她的心里。

她猛一回头，果然见到一个黑黑的人影站在浓浓的黑烟里，她惊问道：“你是谁？”

颤动的影子像是没有形体的幽灵似的，随着晚上寒冷的微风而扭摆着身子。

她藉着摇动的火光，看清了那黑烟里人影的面孔，一股寒气霎时自心底升起，她从没见过如此丑恶的人。

不！这张脸实在不该说是人所应该有的，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歪扭的鼻子烂了一半，整个嘴唇翻转出来，露出白白的牙齿以及红红的牙肉，头发蓬乱地披在脸上，将他的额头都遮满了。

一身黑黑的花袍将他瘦长的身子撑得像根竹竿似的，宽大的袍衫被风吹得晃来晃去，乍一望去真个有似鬼魅。

她又问一声道：“你是谁？”

“嘿嘿！小妞，我是谁？”阴毒的语声像从冷冰的深渊里发出，顿时空气都仿佛冻结。

黎霁深吸口气，将玉箫横在胸前，厉声问道：“你到底是谁？”

那人嘿嘿冷笑一声，像风似的飘了过来，他冷冷道：“我是宫冥。”

“毒神宫冥？”黎霁惊叫着。

宫冥冷笑道：“万毒之王，王中之神。”他缓缓伸出手掌，道：“我自枯寂宫里出来，却发觉两个徒儿已死，小妞，可是你害死他们的？”

黎雯道：“那些人可是你杀的？”

毒神宫冥道：“他们俱已中了我的‘无影之毒’，通通已经死去，你若是不告诉我的话，也将会和他们一样。”

黎雯望见对方那枯瘦的手掌上泛着一层蓝色的磷光，在这黑夜里看来真个恐怖无比，她沉声说道：“你怎知你的徒弟已死？”

毒神宫冥道：“他们本身之神灵已断，自然知道他们已经死去……”他一眼看到藏在黎雯怀里的蜥猫，目中神光突现，他说道：“我那徒儿到湖北去，怎地他那蜥猫会在你这里？”

他大喝一声道：“拿命来吧！”

喝声里，他身形如电，飞跃过来，五指箕张，挟着刺鼻的腥气朝黎雯扑来。

黎雯轻叱一声，白箫一划，啸声中布开一层光幕，围在身外。

宫冥整个身子似游魂一样，五指方一触到对方布开的光幕，便飘了开去，在空中一个转折，便已来到黎雯身后。

黎雯箫影倏出，便已失去宫冥影子，她白箫一带，划开一个半弧，“青云十二箫”中一招“青云倒洒”万点白光遍洒而出。

宫冥冷哼一声道：“原来你是独孤子老乞丐的徒儿！”

他手上一紧，加上两成劲力，迅疾地连攻十拳八脚，轻巧之中夹有毒事的怪招，顿时将黎雯逼得施不开绝招来。

他哈哈一笑，左手挥出一片狂飙，封住对方长箫，右手五指一弹，五缕灰焰从指甲里疾射出去。

黎雯被对方将长箫封住，她左手一拔正要把陆剑平交给自己保管的“淬厉剑”拔出，突地一股辛辣的味道直冲脑门。

她连忙闭住呼吸，右手白玉箫拼命攻出一记“残云片片”，收回腰间，左手已将淬厉长剑拔出。

谁知她招式刚出一半，便已心口一闭，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那支“淬厉长剑”却已被她压下的身子压得刺进地里，只露出一块布片在地上。

“叭哒”声里，黎雯一跤摔在地上，那只白色的蜥猫却跳了出来，头一低便往土里钻去。

毒神一见蜥猫要跑，他五指一抓，奇快无比地朝地上抓来，但是他却只抓到一手的毛，那只怪兽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心知这等异兽只要放了出去，非要大费周章，方能将它捉回，眼前没带工具，只有任它跑了。

他一把挟起黎雯，冷笑两声，便往屋后跃去，但他没有注意到地上留着一块衣服的衫角。

燃烧着的火焰将熄，阵阵寒冷的夜风使这冬夜显得更加冷清。

大厅的前面广场上，金银护法和巨灵神桑伟正在齐施神功与火云尊者拼死搏斗。

桑伟一套“怒江十六滚”使来纯熟之至，棍沉力猛，尽朝火云尊者身上要害砸去。

金翅大鹏与银翅大鹏两人各以独门掌功配合着桑伟的猛攻，沉着应付，双方有攻有守，倒也不分胜负。

火云尊者神经正在疯狂之际，时而连出数记怪招，时而木然地凭着本能躲避对方联手的攻势，他十招下来，已经微微有点气喘。

桑伟急于要为小小子报仇，他可顾不到火云尊者是他师父的好友了，因为他认为陆剑平是他一生所遇见的惟一知己，他决心要替陆剑平报仇，所以尽出全身劲，狠命地抢攻，棍风锐啸中，激得满场尘沙蔽空。

金银护法眼见桑伟全力出击，不禁又激起满身怒火，互哼一声，双臂天桥紧贴，交互合力击出，双掌从两侧抢攻而上。

火云尊者此时身形急转，赤焰掌力已发挥至极限，赤热的劲气飞旋而出，硬将对方三人联手劈下的千钧力道挡了回去。

他的两手劈、抓、砍、引，一圈圈气浪中，火云腾空直上，展现在冥冥夜空下的仍然是一片火……

转眼之间，灰烬已熄，而他们又已拼斗了几十招。

桑伟不耐烦地吼道：“老小子，杀死你！”

他这吼声好似长空响起一个闷雷，震得火云尊者一愣，在这刹那那里，金翅大鹏已快速无伦地探进一掌直劈他的头顶，银翅大鹏却已巨掌印至火云尊者小腹的“气海穴”上。

他们双掌未到，丝丝的啸声已传进火云尊者耳中，只见他吸胸收腹，红云大展，“啪啪”两声，双掌已经迎上对方劈来的两掌，他的手肘一沉，顺着身子的晃动，有如多手佛陀，已自对方空隙之中攻出十余掌之多。

桑伟巨棍兜转，旋风飞激，赶忙跟了上来，一式“云开雾散”，棍尾朝火云尊者背心“命门穴”撞去。

火云尊者将金银护法逼出十步之外，身后棍风一响，他斜滑两步，撤身回掌，“叭”地一声，左掌拍在桑伟砸去的“擎天棒”上。

桑伟大喝一声，沉桩坐马，死命地将棍尾往上一挑，只见红云翻腾直上，硬生生地把火云尊者挑起七丈之高。

火云尊者横空欹然扑下，喝道：“桑伟，你干什么？难道连我都不认得了？”

桑伟一愣，嗫嚅道：“你将小小子……”

他说到这里，两眼瞪得老大，怔怔地望着火云尊者的身后出神。

火云尊者脚下一滑，飞快地转身过来，他的眼光一触那仍在微微燃烧的大厅时，有如受到毒蛇一咬，浑身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此时那断壁残垣之中，火烬尚未完全熄去，在一块断壁后，闪现出一幢圆形的青蒙蒙光芒，光芒中有一个黑影。

随着这幢光影的移动，火焰熄去，不再燃烧，那些伸得老长的焰舌，竟然抑住不再高吐，好似害怕那幢珠光似的。

火云尊者惊叫道：“辟火珠！”

一声冷峭的哼叫声里，那幢青蒙蒙的珠光腾空跃起六丈，落在火云尊者面前。

火云尊者双掌一交胸前，忽然滑后数步，喝道：“你是谁？”

珠光突地一隐，一道白虹闪起，七缕彩光乍现即逝，陆剑平右手持着一柄二尺多长的短剑，左手掌中有一颗鹅卵大的青色宝珠闪起丝丝光芒。

桑伟扯开嗓子嚷道：“小小子，你没死呀！哈哈！我大个子还为你哭了一顿呢！”

陆剑平点了下头，道：“火云尊者，你还想往哪里跑？”

火云尊者眼中闪出恐惧的目光，他想不到自己的“雷火霹雳”会炸不死人，从对方目中射出的神光，使他有一种凛然的感觉。

他狂吼一声，两颗黑色的圆丸疾若闪电似地射出，朝陆剑平身上撞去。

陆剑平轻叱一声，身形似是一缕幽灵魂似地游走，剑光微颤里，七条彩霓漫天弥起，丝丝的剑气旋转之际，那两枚“雷火霹雳”被彩虹一托，倒飞出十丈之外，落在庄门外的吊桥上。

“轰隆！”两声巨响，那个横在庄外的吊桥被炸得木屑纷飞，雪花四溅。

陆剑平叱喝一声，彩色光虹舒卷而去，一式“虹射碧空”，丝丝的剑气，顿时将火云尊者身形罩住。

火云尊者暴叫一声，曲肘横掌，身形宛如大树似的直立不动，在一个极短空隙里，拍出了八掌之多，赤焰如潮，热浪翻飞朝陆剑平逼去。

陆剑平朗笑一声，手肘一转，变式转将出来，霎时只见他的身外弥漫着层青蒙蒙的光芒，将对方掌中劈出的赤焰挡了回去，消逝无踪。

他剑尖一阵颤动，“嗡嗡”声中，朵朵银花飞出，将对方胸前穴道罩住。

火云尊者嗥叫一声，忙不迭地退后两尺，掌影缤纷如云纷飞，封住胸前要穴，下面奇快如电地踢出一脚。

他含怒出手，劲力自非寻常可比，但因激战过久，功力损耗太甚，且又身已受伤，招式不免迟慢。

陆剑平冷哼一声，剑尖直探而进，“噗”地轻响，已将对方手掌刺穿，还没等那一缕血水射出，七道彩虹倏然化成一片光幕，闪过空中。

“啊……”火云尊者惨叫一声，他那踢出的右腿已被对方在这如电光闪过的刹那间斩断。

而他的一只左掌也被那利刃切为粉碎，血水和着肉浆溅在雪地上，痛得他一跤仆倒地上。

血红的大袍在地上滚了两下，他的右手怀起一大把雪朝左腕断处封去，他那断去的右腿在雪上擦了几下，冀图用雪来麻木他那股刺痛的感觉，但是寒澈的冰块使得他更加痛苦。

他嘶叫了两声，右手一撑，便单足跃了过来，满头乱发披散在他脸上，使他看来更加狰狞可怕，有若鬼魅。

陆剑平满脸煞气，静静地望着火云尊者，此时在他心中却思潮起伏，那在酒楼遇见的小叫化子虽与自己甚是投机，但是父仇母恨却是要自己亲手来报的！

一想到当年父亲和母亲的仇恨，他便更加痛恨眼前这已形同鬼魅的火云尊者，他忖道：“若非是你，我又怎会这样呢？受尽了人家的白眼……”

他仰天长啸一声，多少的悲愤自啸声里发出，宛如金石之声，震荡在夜空中，久久未息。

火云尊者两眼火赤，他冷冷地凝望着陆剑平，像一个石头雕成的独脚人像似的，一动也不动。

他两眼的泪水却缓缓自眼眶里流出，挂在脸颊上。

陆剑平向前一步，厉声道：“你还有何话好说？”

火云尊者眼前忽地一片迷蒙，他仿佛是处身于暗黑的苍穹下，面对一颗光明灼亮的星星，星光刺眼生痛，而他却仍要死命地注视

着。

他倏地又想到自己的孙女来了，他喃喃道：“冰儿，你乖……”

陆剑平见到眼前这个仇人好似疯了过去，他第一次看到这种皱纹满面、披头散发的面孔，一股怜悯的情绪自心底升起。

“唉！死者已矣，这种老人又何必与之计较呢？他好似风中之烛，转眼便会熄灭，还是放了他吧！”

“不！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这么多年来自己所受的种种痛苦，难道不需他偿还吗？我一定要杀了他，不能放过的！”

这两个念头在他脑际反复地闪过，但是他终于回过头去，默默地走了。

银翅大鹏说道：“掌座，你怎么放过他呢？”

陆剑平摇摇头，叹了口气问道：“黎雯呢？怎么没有见到她？”

金翅大鹏道：“她到另一边去找掌座你了，哦！掌座，你怎能从雷火霹雳下逃生的？”

陆剑平正待答话，身后一声凄厉的惨叫，只听“噗”的一声，桑伟嚷道：“不好了，小小子，火云叔叔死了。”

陆剑平回过头来，果然见到火云尊者倒在地上，他的头颅碎裂，脑浆四溅，血水正迅速地渗到雪地里去，显然他是自碎天灵死的。

金翅大鹏沉声道：“掌座神功震烁天下，他自知不敌，所以宁可自裁……”

陆剑平叹道：“你不知道，他是因为身受断肢之痛，所以想到以前在他手下死去的人，而一时良心发现，所以……”

桑伟道：“小小子，你那漂亮的师妹，我在另外一边看到她……”

陆剑平“哦”了一声道：“那我们该去找她，还有红巾十八骑……”

银翅大鹏道：“对，我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们。”

他们朝厅后跃去，绕着那堆断壁残垣而行，路上他们发觉整个庄内一片谧静，没有一点声息可闻，也没有一个灯光露在窗口，好似每个人都睡熟了，没有听到这阵打斗之声，也没有听到一连三枚雷火霹雳爆炸的声音。

“咦！这个庄院里的人统统死了不成？怎么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呢？”银翅大鹏问道。

金翅大鹏道：“我也在奇怪怎么会没有一个人来救火，而且也没看到一盏灯火，他们不可能睡得如此的熟呀！”

陆剑平默不作声地飞驰着，他也在思忖着这奇特的现象，他想到自己刚才在燃烧着的大厅里，见到火云尊者扔出雷火霹雳，一声震耳的爆炸声在他边响起，他本能地朝后一跃，却被那股力道震得昏了过去。

他吭都没吭出声，便跌倒在燃烧着的焦木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的顶门一震，立时自昏迷中醒了过来！

刚一张开眼，便见到自己躺在一个人的怀里，一幢蒙蒙的青色光幕将自己罩住！

第十八章 金刚不动

在火窟里，熊熊的烈火烧着，“哗剥”的声音，更是不绝地在耳边响起，但是火焰遇着这青蒙蒙的光幕，便被拦在外边，热浪也传不进来。

他醒了过来，见不到那人的面孔，但是却发觉自己背心被那人一只手按住。

一股酒气冲鼻，但他却动都不敢动，生恐那人知道自己醒来，而下辣手对自己命门穴施以致命的一击。

他缓缓地呼吸着，运集全身精力，冀图趁对方一时不觉之际施以反击，躲开那只按住自己背心的手。

哪知他的手肘正待用劲撞向对方臂上“曲池穴”时，耳边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小子，你醒了？”

那只手掌从他背心拿了开去，他猛一张开眼来，见到自己身子靠在一个和尚怀里，那和尚一脸的庄严相，但却是满头的癞痢！

他“啊”地一声，跳了起来道：“老前辈，是你呀！”

癞和尚微笑道：“这些日子没见你，你的功夫倒精进如此，也不愧我法眼看得你有出头之日，嘿！转眼这些老一辈的邪魔将会不是你的敌手了。”

陆剑平见这一位诙谐的癞和尚，此刻却是如此庄重其事，不知是何原因。他谦逊地笑了笑，道：“老前辈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癞和尚叹了口气道：“我在路上遇见了毒神宫冥，因武林传言

有一个绝世奇才给他们发现了，他们要将之收为弟子，以作灭绝正派各门之用，所以我想赶着将之收为徒儿，哪知却慢了一步，正好遇见了毒神……”

陆剑平问道：“毒神？前辈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

癡和尚道：“就在浙江天台山山下。他狂言已将那人找到，并且已经放在洞穴里，精修他们各人的绝艺，在那洞里，据说邪门第一高手‘孤云上人’曾留绝门奇学在里面……”他叹了口气道：“我与毒神有十年未见，不知他近年精研毒术，已至无孔不入的化境，所以才与他说了两句话，便已被他的毒物所害，我与他交手百招之后，便因毒性深入骨髓，无法遏止，而只得逃了……”

他凄然一笑道：“想我癡和尚当年自罗汉堂出来以后，从来没有提着裤子逃的，但是这次，唉！”

他叹了口气，沉声道：“你的资质虽不能算是千古难逢，但是也算是上上之选了，现在你‘任督两脉’已通，进境自是一日千里，但练武之人并非天地之桥一通，便可晋升无极的地步，所以我要将我毕身的功力，以我少林‘开顶大法’授你，助你达到修筑‘金刚不动神功’之基层功夫，届时你身具罡气护体，万物不侵，终极则能脱体飞升……”

陆剑平不知癡和尚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更不知道什么叫做“金刚不动神功”，于是他插口问道：“前辈！你这些话是……”

癡和尚摇摇手制止陆剑平再说下去，他说道：“我已被毒神下毒，没有任何方法和药物可救，所以我想在此以自己尚未练成的‘菩提禅功’疗伤，但是却逢到火云尊者的雷火霹雳将我那存在心头的一丝真气震散，所以这下只要再过两个时辰，我便会死去……”

陆剑平惊问道：“您是在什么地方行功？怎地又会跑到这大厅来，哦！还有前辈您手里的那颗珠子怎地……”

癡和尚一皱眉道：“你不需问这么多，现在我将本门所秘藏的

佛门‘金刚不动神功’修练秘法授你，然后再把我的内力打入你的体内，你醒来后，可要设法找到毒神，将他杀死，而且要探知那武林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之姓名，切要设法使他他不致沦于邪道……”他说着将自己手里的珠子交给陆剑平道：“这‘辟火珠’为天下十大明珠之一，你要好好保存……”

于是，他将佛门“金刚不动神功”的修练秘诀详尽地传授给陆剑平。

等到陆剑平完全了解后，他叹道：“我若早十年得进少林，现在也已练成这种无坚不摧、万物不侵的神功了，怎会受到毒害呢？”

两滴泪珠泛现在他的眼眶，他轻声说道：“你功成之后，务须对我少林弟子多加扶持，替天下武林主持正义……”

他浑身一个颤动，洪声说道：“闭上你的眼睛，快！”

陆剑平记起自己救起雷去恶时，也是在他重伤中毒之际，想不到数年之后，又在同一个情形下遇见了癫和尚。

而他们都是愿意以他们的生命来使自己上进，一想及此，他霎时之间热血沸腾，喊道：“前辈，你不……”

癫和尚叱道：“我是为武林苍生着想，若是让那百世难遇的奇才练成邪门所有的奇功，哪里还有什么少林、华山、昆仑、风雷等派的存在？”

陆剑平还待说话，已见到癫和尚全身发抖，脸色骤然变得乌黑起来，于是，他只得让癫和尚将手放在自己的顶心“百汇穴”上。

有如雨水自头顶淋下，一阵奇寒的力道后，紧接着是一股奇热的力道，反复轮流，类似江河下泻，澎湃的内力冲进他的全身脉门……

于是，他晕了过去。

醒来后，他见到自己手里握着那颗“辟火珠”，却没看到癫和尚到哪里去了，只有一袭百补千缀的僧袍和一双白布芒鞋在自己身旁，看来癫和尚已经死了……